

Tong Nian

童年

让触动灵魂的华彩美文，
滋养我们的饥渴心灵

经典文学犹如一片浪漫密林，
就让我们一起穿越这经典文学之林，
让阅读开始葱茏，让感受开始灵动，
让心灵开始飞扬！



〔苏〕高尔基·著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童年

Tong Nian 「苏」高尔基·著
皇冠美绘本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童年 / (苏) 高尔基著; 吴麒译. —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1.6

ISBN 978-7-5463-5541-2

I. ①童… II. ①高… ②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苏联 IV. ①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08823号



皇冠美绘本

童 年

著 者 [苏] 高尔基

译 者 吴 麒

责任编辑 周海莉 乐 琳

策划编辑 史 今

封面设计 点石·柳丽凤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 148千字

印 张 13.5

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

印 次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(130021)

电 话 总编办: 010-63109462-1104

发行科: 010-88893125

印 刷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463-5541-2

定价: 19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10-63109462-1104

前言

高尔基（1868—1936）是苏联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，被列宁称为“无产阶级文学最杰出的代表”。他的童年是在旧社会底层度过的，饱尝了人世间的辛酸与悲痛。《童年》是高尔基以自身经历为原型创作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一部。

1908年至1910年间，列宁经常到高尔基的家中去做客，那时，高尔基曾不止一次地向列宁讲述自己的童年生活。有一次，列宁对高尔基说：“您应该把一切都写出来，朋友，把一切都写出来，这是极富有教育意义的，是极好的！”高尔基回答道：“将来的某一天，我会写出来的。”不久后，他便实现了这个诺言。

高尔基在书中讲述了阿廖沙（高尔基的小名）三岁到十一岁这一时期的童年生活。阿廖沙的父亲去世后，随外祖母和母亲来到外祖父家生活。在那里，小阿廖沙每天看到的都是丑陋的事，舅舅们为了财产而互殴，愚弄弱者，外祖父的吝啬与家暴等。但同时，他又得到外祖母的保护与疼爱，受到外祖母所讲的故事的熏陶。在这部作品中，高尔基以一个孩子的视角来看待周遭所发生的种种事件，从而揭示了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，写出了对苦难的认识和对社会人生的独特见解，字里行间涌动着一股生生不息的热望与坚强。

在这部作品中，除了小主人公阿廖沙，外祖母与外祖父的形象在高尔基的笔下形成鲜明的对比，也是极其重要的人物。乐观善良的外祖母给予阿廖沙忍耐、怜爱和宽容，自私残暴的外祖父则使



他孕育着的反抗之火得以迸发。高尔基以其深刻的笔触揭示出，这两个人物的形象正是两种社会势力、两种人生态度在阿廖沙纯洁的赤子之心引起的不同凡响，引发他对现实与世界的深刻思考。外祖父使他看到人世间的丑恶，而外祖母对他来说更为亲近，代表着同情、信任。可见，外祖母对阿廖沙产生的是正面影响。然而，外祖母的一味忍让与服从，也越来越让他看到世界的不公平与黑暗。在现实中，阿廖沙努力想摆脱外祖母的逆来顺受和宽容忍耐这些消极因素，从对周遭世界的漠视、到厌弃邪恶、追求善良、再到幼稚式的反抗，阿廖沙得以慢慢成长。尽管高尔基对他自己总是谦逊地不肯多着笔墨，但却带给读者一个倔强的、富有同情心和不断追求的阿廖沙形象。

《童年》里的故事在高尔基优美而深刻的文笔下，描绘得细腻生动。通过阿廖沙的眼睛，高尔基生动地展现了他周围的世界和人们。几乎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发生了很多有趣却苦涩的故事，这些故事不一定都与阿廖沙有关，但却真实地发生在他身边，并震撼着他的心灵与思想。我们追随着高尔基的笔触，看到小阿廖沙在生活中品尝痛苦，在成长中咀嚼艰辛，仿佛真实地追逐着高尔基的足迹，与他一起成长。

品读《童年》，在为高尔基的童年流下心酸的泪水时，好好感受一下生活与世界的美好，珍惜现在我们所拥有的，快乐幸福地成长……



父亲四脚朝天地躺在地板上，房子窄小而昏暗。他穿着一身白衣，光着脚，手指僵硬地打着弯儿。他快乐的眼睛紧紧地闭上了，像是两个黑洞，脸色发黑，龇着牙咧着嘴，好像还在吓唬我。

母亲跪在父亲旁边，用那把我常常用



来锯西瓜皮的小梳子，为父亲梳理着头发。母亲围着红色的围裙，粗声粗气地自言自语着，眼泪不停地从她红肿的眼睛里涌出来。

外祖母紧紧拉着我的手，她也在哭，甚至浑身发抖，以至于我的手也开始抖起来。她极力把我推到父亲身边去，我不愿意去，我心里害怕！我还从没见过这种阵势，有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。外祖母不停地唠叨着：“快，跟爸爸告别吧！孩子，他还不应该走呀，可是他死了，你再也见不到他了，亲爱的……”

我一向信服我外祖母说的任何一句话。尽管她现在穿了一身黑衣服，并且脑袋和眼睛都显得出奇的大，挺奇怪，也有些滑稽。

小的时候，我曾得过一场大病，一开始是父亲看护我，后来，外祖母来了，她来照顾我了。

“你从哪儿来的呀？”我问她。

“涅日涅呀，是坐船来的，要知道，水面上是不能走的，小鬼！”她答道。

在水上不能走！要坐船！啊，太可笑了，太有意思了！

我家楼上住着几个长着大胡子的波斯人，地下室住着贩卖羊皮的卡尔麦克老头儿，沿着楼梯，可以滑下去，要是摔倒了，就会头向下栽下去。

所有的这一切，我都非常熟悉，可我却从来没听说过从水上来的人。

“为什么叫我小鬼呢？”

“因为你多嘴多舌呀！”她笑嘻嘻地说。

从那一刻起，我就爱上了这个和气的老人，我希望她领着我立刻离开这儿。因为在这儿实在是太难受了。

母亲的哭声吓得我心神不定，她可从来没这么软弱过，她一

向是态度严厉的。母亲人高马大，骨头坚硬，手劲儿特别大，她总是打扮得利利索索的。

可是如今不行了，衣服歪斜凌乱，乌七八糟的，以前头发梳得光光的，贴在头上，像个亮亮的大帽子，现在都耷拉在赤裸的肩上。她跪在那儿，有些头发碰到了爸爸的脸。

我在屋子里站了好半天了，可她看也不看我一眼，只是一个劲儿地为父亲梳着头，泪水哗哗地流着。

门外唧唧喳喳地站着一些人，有穿黑衣服的乡下人，也有警察。

“行啦，快点收拾吧！”警察不耐烦地吼叫着。

窗户用黑披肩遮着，刮来了一阵风，披肩被吹了起来。这让我想起了那次父亲带我去划船的事。我们玩着玩着，突然天上一声雷响，吓得我大叫了一声。父亲哈哈地笑起来，用膝盖夹住我，大声说：“别怕，没事儿！”

想到这儿，我突然看见母亲费力地从地板上站了起来，可没站稳，仰面倒了下去，头发散在了地板上。她双目紧闭，面孔铁青，也像父亲似的一咧嘴：“滚出去，阿廖沙！关上门。”

外祖母一把推开我，冲门外喊着：“你们别怕，朋友们，为了基督，请离开这儿吧！”

“这不是霍乱，这是生孩子，请原谅！”

我嗖的一下跑到了角落里的一只箱子后面，母亲在地上打着滚儿，痛苦地呻吟着，把牙咬得山响。外祖母跟着她在地上爬着，快乐地说：“噢，圣母保佑！以圣父圣子的名义，沃廖莎，挺住！”

太可怕了！

她们在父亲的身边滚来爬去，来回碰他，可他一动不动，好像还在笑！她们在地板上折腾了好半天，母亲有好几次站起来又倒下

了，外祖母则像一个奇怪的黑皮球，跟着母亲滚来滚去。

突然，在黑暗中，我听见一个孩子的哭声！

“噢，感谢我的主，是男孩！”

不知是谁点着了蜡烛。

后来的事儿我记不清了，也许是我在角落里睡着了。

我记忆中可以接上去的另外一个印象，是坟场上荒凉的一角。

下着雨，我站在粘脚的小土丘上，看着他们把父亲的棺材放进了墓坑，坑里全是水，还有几只青蛙，有两只已经爬到了黄色的棺材盖上。站在坟旁的，有我、外祖母、警察和两个手拿铁锹脸色阴沉的乡下人。雨点不停地打在大家的身上。

“埋吧，埋吧！”警察下着命令。外祖母又哭了起来，用头巾的一角捂着脸。

乡下人立刻撅起屁股，往坑里填土。土打在水里，哗哗直响，那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了下来，往坑壁上爬，可是土块很快又把它们打了下去。

“走吧，阿廖沙！”外祖母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挣脱了，我不想走。

“唉，真是的，上帝！”

不知她是在埋怨我，还是在埋怨上帝。她默默地站在那儿，坟填平了，她还站在那儿，一动不动。

刮起风来，雨给刮走了。两个乡下人用铁锹平着地，啪叽啪叽地响。外祖母领着我，走在许多发黑的十字架之间，走向远远的教堂。

“你为什么不哭呢？应该大哭一场才对！”走出坟场的围墙时，她说。

“我不想哭。”

“噢，不想哭，那就算了，不哭也好！”

我很少哭，哭也是因为受了气，而不是因为疼什么的。我一哭，父亲就笑话我，而母亲则严厉地斥责我：“不许哭！”

我们坐着一辆小马车，走在肮脏的街道上。街道很宽，两边都是深红色的房子。

“那两只青蛙还能出来吗？”

“可能出不来了，可上帝会保佑它们的，没事儿！”

不论是父亲，还是母亲，都没有这么频繁地念叨过上帝。

几天以后，外祖母、母亲和我一起上了一艘轮船。刚生下来的小弟弟死了，包着白布，外面缠着红色的带子，静静地躺在一张小桌子上。

我坐在包袱上，从小小的窗户向外望，泛着泡沫的浊水向后退着，溅起来的水花不时地打在窗户上。我本能地跳了起来。

“噢，别怕！”

外祖母用她那双温暖的手把我抱了起来，又把我放到了包袱上。水面上灰雾茫茫，远方偶尔现出黑色的土地来，马上就又消失于浓雾之中。

周围所有东西都在颤抖，只有母亲，双手枕于脑后，靠着船站着，一动不动。她脸色铁青，双眼紧闭，一声不响。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连衣服都变了，我觉得她越来越陌生了。外祖母常常对她说：“沃廖莎，吃一点儿东西吧，少吃点儿，好吗？”母亲好像没听见，依旧一动不动。

外祖母跟我说话总是轻声慢语的，和母亲说话声音就大了点儿，可也很小心，似乎还有点儿胆怯。她像是有点儿怕母亲，这



使我和外祖母更亲近了。

“什列多夫！那个水手呢？”母亲突然愤怒地吼道。

什么？什列多夫？水手？奇怪。

这时走进来一个白头发的人，他穿着一身蓝衣服，拿着一个木匣子。外祖母接过木匣子，把小弟弟的尸体放了进去。她伸直了胳膊托着木匣走向门口，可她太胖了，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窄窄的舱门。她有点儿不知所措。

“看你，妈妈！”母亲叫了一声，夺过棺材，她俩走了。

我还在舱里，打量着那个穿蓝衣服的人。

“啊，小弟弟死了，是吧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水手。”

“什列多夫呢？”

“是个城市。你看，窗外就是！”

窗外的雾气中时而露出移动着的黑土地，像是刚从大面包上切下来的圆圆的一块儿。

“外祖母呢？”

“埋你的小弟弟去了。”

“埋在地下？”

“不埋在地下埋在哪儿？”

我给他讲了埋葬父亲时还埋了两只青蛙。他抱起我，亲了亲。

“啊，小朋友，有些事你还不不懂！用不着去可怜那些青蛙，可怜一下你的妈妈吧，你看她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！”

汽笛呜呜地响了。我知道这是船在叫，所以并不怕。那个水手赶紧放下我，跑了出去，边跑边说：“得快，得快！”我不由自

主地也跟着跑了起来。

门外，昏暗的过道里一个人也没有。楼梯上镶的铜片闪着光。往上看，一些人背着包袱、提着提包在走动。他们要下船了，我也该下了。

可当我和大家一起走到甲板旁的踏板前时，有人对我嚷了起来：“这是谁的孩子啊？”

“我不知道我是谁的孩子。”

人们摸摸我、拍拍我，弄得我有点儿不知所措。最后那个白头发的水手跑了过来，把我抱起来说：“噢，他是从舱里跑出来的，从阿斯特拉罕来。”他把我抱回舱里，扔在行李上，吓唬我：“再乱跑我要揍你了！”

我呆坐着。头顶上的脚步声、人声安静下来，轮船也不噗噗地响了，也停止了打颤。舱里的窗户外边挡着一堵湿漉漉的墙，舱里黑黑的，行李好像都大了一圈儿，挤得我喘不过气来。

我就这样永远被扔在船上了？

我去开门，开不开，铜门把手根本就扭不动。我抄起装牛奶的瓶子，拼命向门把手砸过去，瓶子碎了，牛奶顺着我的腿流进靴子里。我非常沮丧，躺在包袱上，悄悄地哭了起来。最后，我含着泪水睡着了。

轮船“噗噗”的颤动声把我吵醒了，舱里的窗户明晃晃的，像个小太阳。外祖母坐在我身边，皱着眉头梳头，她不停地自言自语地念叨着。

她的头发特别多，密实地盖住了双肩、胸脯、膝盖，一直耷拉到地上。她用一只手把头发从地上揽起来，费力地把那把显得很小的木梳梳进厚厚的头发里。她的嘴唇不自觉地歪着，黑眼睛

生气地盯着前面的头发，她的脸在大堆的头发里显得很很小，也显得很可笑。

她今天不高兴。不过当我问她头发为什么这么长时，她的语调依然像昨天一样温柔：“这好像是上帝给我的惩罚，是他在让我梳这些该死的头发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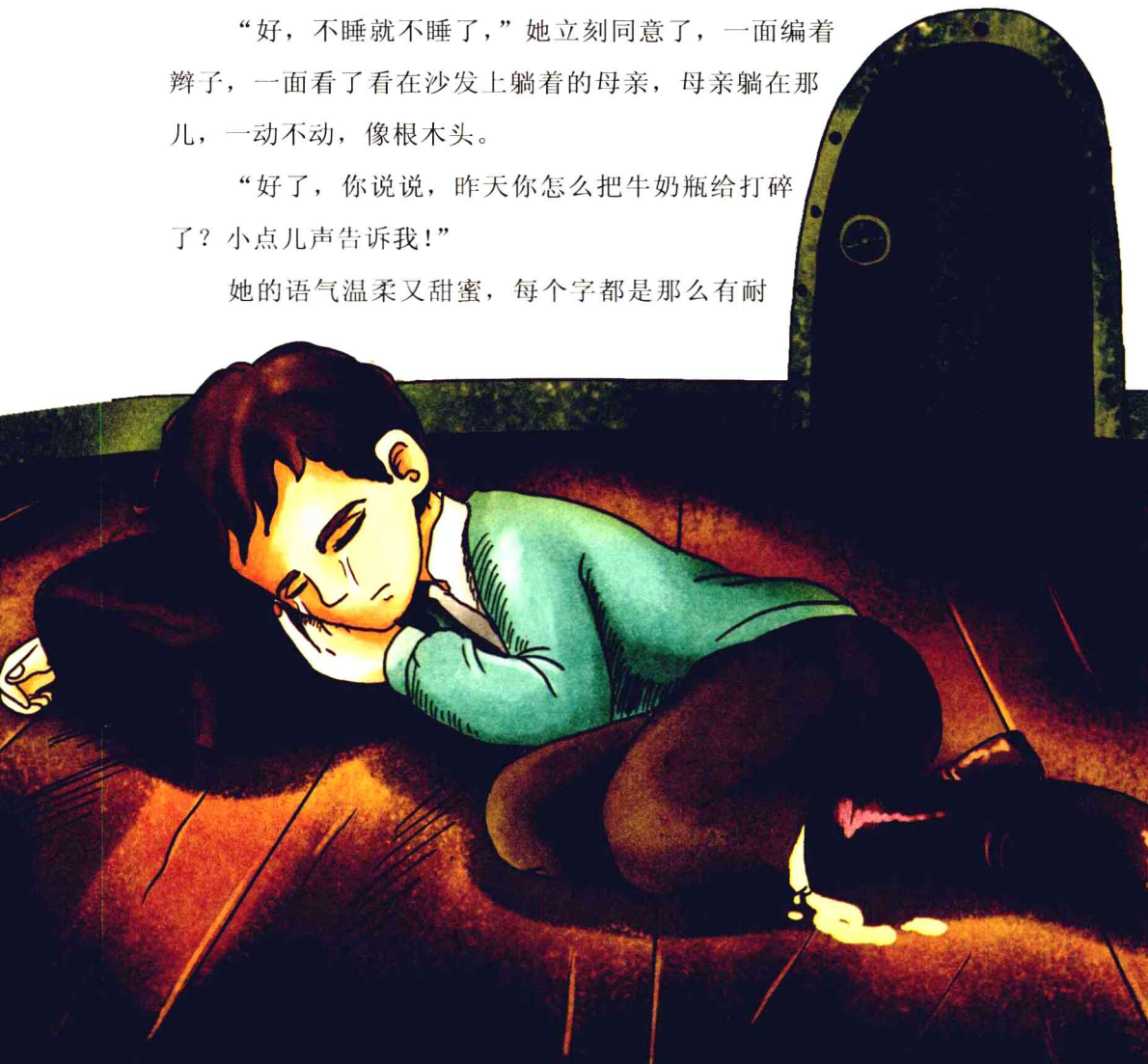
“年轻的时候，这是我炫耀的宝贝，可现在我诅咒它了！睡吧，我的宝贝，天还早呢，太阳刚出来！”

“我不睡了！”

“好，不睡就不睡了，”她立刻同意了，一面编着辫子，一面看看在沙发上躺着的母亲，母亲躺在那儿，一动不动，像根木头。

“好了，你说说，昨天你怎么把牛奶瓶给打碎了？小点儿声告诉我！”

她的语气温柔又甜蜜，每个字都是那么有耐



心，我记住了每个字。

她笑的时候，黑色的眼珠亮亮的，显出一种难以言表的愉快，她的牙齿雪白，面孔虽然有点黑，可依旧显得年轻。她脸上最煞风景的大概就是那个软塌塌的大鼻子和红鼻子头了。她有一个黑色的鼻烟壶，也总是穿黑色的衣服，可黑色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是让人感到温暖的光明。她身材胖胖的，有点驼背，举止却灵巧得很，像只大猫。

她一下子把我从黑暗中领出来，走进了光明，还为我周围的东西带来了耀眼的光环！她是我永远的朋友，是我最了解的人，我和她最知心！她无私的爱引导了我，让我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绝不丧失生的勇气！

40年前的这些日子里，轮船缓缓地前行着。我们坐了好几天才到达涅日涅，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最初那美好的几天。

天空晴朗，我和外祖母整天都在甲板上待着。伏尔加河静静地流淌，秋高气爽，天空澄澈，两岸的秋色很浓，一片收获前的景象。

橘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，轮桨缓缓地拍打着蓝色的水面，隆隆作响。轮船后面拖着一只驳船。驳船是灰色的，像只土鳖。景走船移，两岸的景致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变化，城市、乡村、山川、大地，还有水面上漂着的那些金色的树叶。

“啊，多美啊！”

外祖母容光焕发，在甲板上走来走去，兴奋得瞪大了眼睛。她偶尔站住，立在那儿，看着河岸发呆，她两手交叉放在胸前，面带微笑，眼里含着泪水。我扯了扯她的黑裙子。

“噢，我好像睡着了！”她一震。

“你为什么哭啊？”

“亲爱的宝贝，我哭是因为我太快乐了！我老了，你知道，我已经活了60年了！”

她闻了闻鼻烟，开始给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，有善良的强盗，有妖魔鬼怪，也有圣人贤士。

她的声音很低，脸紧紧挨着我的脸，神秘地盯着我的眼睛，似乎从那里往我的眼睛里灌进了令人兴奋的力量。她讲得流畅自然，非常好听，每次她讲完了，我总会说：“再讲一个！”

“好，好，再讲一个！”

“有一个灶神爷，坐在炉灶里，面条儿扎进了他的脚心，他哎哟哎哟地直叫：‘哎哟，疼啊，我受不了了，小老鼠！’”讲着讲着，外祖母抬起一只脚，晃来晃去，假装非常痛苦，好像她就是那个面条儿扎进了脚心的灶神。

和我一起听故事的还有船上的水手们，都是些留着胡子的高大的男人。他们夸赞外祖母讲得好，说：“再讲一个，老太太！”还说：“走，跟我们一起去吃晚饭！”

餐桌上，他们请外祖母喝伏特加，让我吃西瓜，还有香瓜。不过，这一切都是偷偷进行的，因为船上有一人，禁止所有的人吃水果，他看见了就会毫不犹豫地夺过水果并扔到河里去。这个人穿的衣服有点像警察的制服，上面钉着铜扣子，整天喝得醉醺醺的，人们都躲着他。

母亲极少到甲板上来，她躲着我们。

母亲身材高大而且挺拔，面孔铁青，辫子粗大，盘在头顶上，像王冠似的。她永远沉默着，好像有一层看不透的雾笼罩着她，她那一双和外祖母一样的灰色的大眼睛，





好像永远在遥远的地方冷漠地观察着人世。

她曾经严厉地说：“妈妈，人家可都在笑话你呢！”

“我不在乎，尽管去笑话吧，让他们笑个痛快！”

我的头脑中还清晰地记得，外祖母一看见涅日涅，就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。她兴奋地拉着我走到船舷旁边，大声地说：“你看看，啊，太美了！那就是涅日涅，天啊，多像神仙住的地方！你看，那是教堂，好像在空中飞翔一样！”

她兴奋得几乎流出泪来，央求着我母亲：“沃廖莎，你快看看

